历史

我会很快忘了你，就像我一点也不想离开你。很快遗忘，是因为我真的记不住。每一个曾经视为最难以跨越的情感，并不是我真的跨越了，只是因为记不住而淡忘了。如果一段记忆里有不止一个人，那么当时间的指针不断指向我们感知的下一个当下时，这个记忆是被平均分给了每一个人么？每一个人，对我而言，是有着一段共同记忆的同行者，还是一个个人装点在一段记忆里而已？记忆的有效性，是也不是由所有从某个角度拥有那段记忆的人们的共识达成。我说是，是因为人们大多相信如此、希望如此、也假装如此；我说不是，是因为实质上并不如是，但人的美好愿望大多情况下在一生的时间里足以掩盖那个否定。我带着最新的记忆向前走，我大概是淡忘了旧的记忆，但又不能说它们真的已经完全离开了我，因为人生中凭空出现了一段空白也太过突兀，所以省却细节总会有一个后来映射编写的简介，至于概括得好不好就不知道了。偶尔，当旧记忆被唤醒时，会发现和那个概括并不相符。而一个概括又是基于旧的概括们，如此，概括总是出错而不稳定的。

如果把一个人的所有过往生活视为历史，则光从字符数来说内容很多，大概几年时间才可以了解完，这还是在记述是精确的假设下。但大多数人的历史都不被任何其他人甚至他自己研究，而是仅仅被遗忘。每个被讲述的故事就是每个人还储存在记忆中的自己进行的一个概括，故事很容易就都讲完了。但更多的是被偶尔记起的细节重述的概括，这样故事永远不会耗竭，只要人的概括是会出错的。不得不说，无法正确了解一个人，这是一个多少总是正确的事情，不管花了多少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识人的尝试应该总是失败的。

下面是两个推论。

推论一：这里也给出了一个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启示。在上一篇（可能性与隐匿的哲学）中，我认为历史不应被遗忘也不用被牢记，在某个自然的时刻，历史与现实会不期而遇。

从上述可知，这对于个人来说也成立，学生要学习人类文明的历史，但普通人从不会说学习自己的记忆、历史，是因为当我们自然地泛起了回忆时，我们就是在与细节的过往相遇；当我们的大脑自动存在当下为压缩的过往时，我们就是在遗忘。所以我们既是在遗忘也是在牢记历史。

补充一：为什么有些历史的概括会被更为重视？重视即为沉浸，根据前篇（从假设看到多种可能），当某个历史一度为我们带来激情时，它被认为可能让我们行走到了未知的边缘，但本身未知是不可预知的，因此我们心中有一个又假又真的未知（即后文所说的假设）而抗拒其它，又由于那刻我们正在那处未知的边缘，我们很容易相信自己可以再往外迈出一小步来走进更深的未知，所以我们在那刻对脚下那处是存疑的，即脚下那处又有很大可能不是未知。而当此刻我们再回看讨论那刻之事时，哪怕只是有在一小段时间之后，注意，我们已经不在那处了，而是重新回到了已知的世界里在进行此刻的讨论，此时我们希望的是活离未知并且拥有激情。活离未知需要假设，而那个似乎离未知更近的假设，也成了人们相信的激情的来源，尽管它已经和未知不是一回事了，真正接近的未知在人之前离开的那一瞬间就不存在了，即便这个行为的形式还在。这就是人为什么怀旧以及人为什么重复做某事越做越好像有信，但实际是自high而已，因为它看上去是最容易获得的了——重复。

推论二：概括是细节的反面，也就是激情的反面，也就是未知的反面。

这里先谈细节。细节，当聊天越多的时候，就越进入细节了，而细节是需要两个人慢慢磨的了，而不是像概括的故事，仅仅是一方high level的叙述。这是所有人都会碰到的事情，因为一个人总是有限的。例如考虑一个读中学的学生，一个学生本身就还没什么故事，所以认识人本身就是在慢慢地磨磨盘，磨的是时间，出来的是故事。而如果磨的是概括的故事，出来的只能是幻灭。

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因为本身就揉进了生活，所以显得不那么无趣，但那是因为一起活动这个新行为有趣，而不是因为人有趣。当活动也不再新了，人本身就无趣了，自然所有的都无趣了。而如果仅仅凭文字就觉得一个人有趣，那这个人的全部世界该是多么有趣啊。

对现代人而言，story-telling意味着什么？它不见得意味着信任，而可能是信任的反面，即相信以后不会再见，而作为一个倾诉空间与对象。因为细节才是激情。

关于激情，参见另一篇专论激情的文章。

我不想离开那个记忆，和不想离开能创造新记忆的人，是两码事。人在前者中扮演的是验证的角色，后者中扮演的是创造的角色。除非我能以某种方式得到一样好或更好的体验（验证旧记忆，自己或别人创造），不然就处于停滞的状态。摆脱这种困境的一种方式，就是只主要由自己创造记忆。关于什么是好，见另一篇文章（可能性与隐匿的哲学）的讨论。

可是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用更好的记忆超越旧的记忆么？可是看着曾经美好的记忆被认定价值不高了，就像有了新玩具就抛弃了旧玩具，又有什么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并不是总有能力去奔向更高，也不见得总有更高可以奋斗。那么如果我们不去否定过去的价值呢？即并不觉得过去更好也不觉得过去更坏。

注：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怎么对待过往的事情，即我可能吃回头草自己打脸真香，一部分就和不愿忘是等价的。

我认为，这个关于效用的比较并不妥帖，而可以用激情的理论。比如当我找到gxy在知识层面上的替代品时就会觉得没那么难过了，当再找到和她一样回复快、真诚的“情感”上的替代品时，就更会忘了她。

如果我们同意说每个人都在不断变化中，且先不论这种变化到底是往好的地方还是不好的地方，这种变化的连续性只有在变化的那个人自己身上才能得到一个勉强合理的连续解释（勉强是因为记忆的衰退）。因此，如果要让另一个人也处在这个他人的连续性中并接受这种变化，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人展现给他者的只能是离散的变化，大部分人变化太小，所以很容易就能被接受。但如果有人变化很大而且速度极快，他者在自己的认知体系里面就难以定位。这里就有一个已知与未知的不安震荡，很容易打破关于已知的均衡。

因此，在记忆（历史）与现实的话题下，人认识自己、他人、社群都是存在着很大的已知与未知的沟壑，也存在着很多的努力去填补这个沟壑。

一个推论是，不承认自身观念存在变化的人，看来只能解释为无知。而一个人的行为是否要发生变化，这个和观念发生变化是两码事，即便意识到应该有变化，但是否确实去变化，这有另外的考量。（gxy说过去的就不会回头了，这种坚定让我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如她。好像我的感情生活的目的就是显示自己比对方厉害？）

注：我不是特别在乎金钱和地位，但是在某一个维度上（总是与人compete和比较），我肯定是特别aggressive想要爬得更高，这大概是我这几年很疲惫又不知为何的原因。这种疲惫感觉有点像当初我不想再读哲学一样的感觉，可能是书读够了，需要实践一番了？比如对历史和地理的疲惫感。

注：又比如说觉得和人交流时感觉无法对话的疲惫感，这个也是我需要正视的了。

注：变化太快。国家和社会不也是如此么？也需要解决自我定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社会科学不应该是科学家，而是社会工程师。